

杨雄心

天还没亮,道县蚣坝镇后江桥村的杨隆云就起床了。望一眼熟睡中的妻子儿女,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,迅速洗一把脸,穿好家织布衣和草鞋,肩搭一条擦汗毛巾,挑一副箩筐出了家门。肚大口小的箩筐里,是60公斤自家种的黄豆。

从后江桥跨过泡水河上的凉亭桥,过虎板石凉亭,接下来,他还要再走江华的界牌、东田、桥市、大圩一线,进入广西贺州的开山、桂岭,到达八步。他打算卖掉黄豆再买盐挑回来,除了留出自家吃的,其他盐在本地卖掉。这是1942年12月底,正逢秋收后、春节前的农闲时间。他一年就跑这一趟,往返半个月。

杨隆云是我伯父,他家门口的大山,就是横亘在湖南与广东之间的南岭支脉——九疑山。“九疑山上白云飞,帝子乘风下翠微。”毛主席的诗写得浪漫。不过在当时,山区没大马路和汽车,出门基本靠腿,运输基本靠挑担。

那时候,伯父并没意识到,他和村民经常走的从湖南道县到广西贺州的这条路,就是绵延上千年的“潇贺古道”。这是湖南与广西之间一条重要的民间通道,它连接了湖南潇水和广西贺江,在沟通岭北与岭南之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传说南巡的舜帝走过,南征百越的秦军走过,入湘游历的徐霞客也走过。当然,走得最多的还是各种挑夫货郎、商旅村民。

动辄累日的行程,与古道上的一座座路亭(当地称为凉亭)的支撑和维系不无关系。依靠众多凉亭的接力补给,行人和货物才能跨越山岭,突破南岭的重重阻碍,顺利地与海上丝绸之路“无缝链接”……一路铺开陈的凉亭,是潇贺古道上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线。

# 凉亭,潇贺古道上的“人文风景线”

## 1 古道上的“服务区”

与伯父结伴出行挑盐的,都是本村或邻村的青壮劳力,队伍有近30人。当时山区有猛兽与土匪出没,所以乡亲们往往结伴而行。为防身,挑盐人的扁担两端均装有铁钻头,扁担挑箩筐的绳索打的是活结,遇到危险可快速取下扁担,以应不测。途中躺下休息时,都是头枕扁担,护着箩筐。

伯父身高近1.75米。他常年劳作,身材壮实,肩膀宽阔如案板,腿部肌肉鼓得像小山包。不过,挑100多斤担子,体力再好的人,一口气也最多走五里,就必须在凉亭歇脚,一天下来顶多走三四十里。“渴了,喝一竹筒凉亭提供的免费茶水;饿了,就买凉亭的稀饭吃。手抓碗底,在嘴边一转,半碗稀饭进了肚;再一转,一碗稀饭就见了底。如果兜里有几个小钱,就买货郎的小吃打打牙祭。吃饱喝足,从烟袋里拿出旱烟丝,压到烟斗里,点上火煤子,吸几口,真是快活似神仙了。”多年后,伯父对我回忆。

在凉亭里歇脚,放松之余,挑盐队伍里常有人唱起山歌:“挑盐不是好生意,日出挑到日落西。何不在家砍柴卖,三天和妹赶两圩……挑担不起望凉亭,望到凉亭歇一肩。坐到凉亭望妹到,妹到帮我挑一肩……”歌声与笑声中,汉子们又蓄满力气,挑起箩筐上路,走到下一个凉亭。凉亭基本是隔五里一个,按一天走40里算,中间要在7座凉亭休息,最后一站在伙铺打尖住宿。伙铺就是集镇(又叫“铺”)小客栈里价格便宜的大伙铺。

“如果赶上坏天气,老天爷一直下大雨,黑天前赶不到下一个伙铺,只能在凉亭里凑合睡一觉了。”在伯父这些挑盐人眼里,凉亭是维系他们挑盐生计的“加油站”,路途上的“服务区”。要是没有凉亭,挑盐人很难挑着重重货物,走完约150公里的潇贺古道。

挑盐人到达贺州八步后,用黄豆换了盐,再原路返回。食盐是当时最重要的民生物资,道县不产盐,盐价昂贵,所以伯父将换来的盐卖掉后收获颇丰,以补贴家里日常开销。这一路风餐露宿,山区最低气温在零度以下,走得脚掌会开裂。伯父忍着疼痛,回家后拿冷饭捣成糊状糊在伤口上,慢慢养好。

道县乐福堂镇杨名山凉亭,两端古道均由青石板或河卵石铺装而成,当地百姓称古道为花岗岩路,或官道。



广西贺州的华宝亭,与潇贺古道永州段的凉亭风格不同。

## 2 古道网络系统的“重要成员”

“十里五里,长亭短亭。”(南北朝·庾信《哀江南赋》)

凉亭是古代道路的附属设施,可供行人歇息、饮食、乘凉,又称茶亭。秦汉时,凉亭兼有邮递、驿站和旅舍的作用,类似于现在的招待所。后来随着旅舍的出现,凉亭的功能变窄,仅作为旅途歇息和迎宾送客的场所。秦汉以来,官修驿道、大道均设凉亭,每十里设一凉亭,五里置一短亭。长亭短亭主要就凉亭的外观而言,长亭通常更高大,设施更全。

虽然凉亭后来也成为中式园林重要的造景元素,但修建在古道上的凉亭要经得起长期风霜雨雪的考验,因此建得很牢固,显得更朴拙。造亭材料以砖木、石木为主,有的就是四根粗大的石柱,外加盖有青瓦的顶盖。

凉亭大体可分为硬山顶和歇山顶两种类型。硬山顶,砌筑拱门或二级或三级马头墙,或做成牌坊式马头墙,马头墙上雕刻、绘制吉祥物。现存江华县凉亭,基本都是这种建筑形制;歇山顶,注重梁架的搭建,通过木架结构的抬梁穿斗,形成别具一格、吸人眼球的飞檐翘角。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富川县,歇山顶的凉亭比较常见。

从道州(今道县)古城潇水河畔的大码头上岸,过西关桥南行五里,是第一座凉亭——猪婆洞凉亭(毁于1958年,现址为道县最大的农贸市场)。往南数,第二个凉亭双屋凉亭,第三个凉亭双屋凉亭……还有福寿亭、过客亭、种福亭、平安亭、乐善亭等凉亭。

在山区、丘陵穿行的古道,一般宽1米左右,最宽处不超过1.5米,上面走的大部分都是挑夫,有钱人也有坐轿、骑马的。除了临时休息的凉亭,还有提供做饭住宿、集市交易的“铺”。所谓“五里一亭,十里一铺”,“铺”就是人口相对集中的集镇。道县与江华县交界的火烧铺(即今祥霖铺镇),就是一座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集镇,有各种杂货铺面,更是供过往行商歇息的伙铺。伯父他们晚上住的地方,就是这样的伙铺。这种伙铺是大通铺,很便宜,还有煮饭、取暖、热水洗澡服务,是行商苦中作乐、解乏放松的宝地。当然,有钱的行商看不上,会另选高等级客栈去享受。

在“亭”“铺”之外,还有“营”。“营”一般建在位置险要的关键之地,是军队屯垦的战略要地,一般是当地的政治、军事中心,肩负维持当地治安的重任。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名将王翳平定江南,请设营浦县,获诏准。营浦是秦朝屯垦戍边的重要军事据点,后发展为今天的道县。

在潇贺古道上,数量最多的凉亭,串起了铺和营,再连同周边村庄,一起构成了古道完整的道路网络系统。

有一次,我去双屋凉亭拍摄,碰到一位叫王龙智的81岁老人。他回忆说:“小时候,双屋凉亭内左右两侧有石凳供人休息,还有两个大石头水缸,有专人挑水、烧水,供行人免费饮用。行人草鞋烂了,可以随便放置一点钱,自取亭里的新草鞋穿。我和小伙伴在山上放牛、捡菌子、砍柴火,渴了就跑过来喝水。在山上放牛时,一听到哨声,就飞奔到凉亭,生怕错过新媳妇的花轿在此停轿。错过,就抢不到新郎官撒向凉亭的糍粑、糯米和喜糖了。凉亭摆摊卖的,有香花生、糖果等多种小吃。夏天还有几分钱一碗的凉粉。每天过路的行人蛮多,凉亭就像农贸市场一般热闹。这小小的凉亭,摆摊收入能养活一家三四口人呢!”

现在,通往双屋凉亭的道路已是荒草丛生,泥深路滑。亭由砖石砌筑,

## 3 凉亭留文名

举动,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——《道州毁鼻亭神记》。

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,写下了许多传世诗文。虽然没看到确切的史籍记载,但我推测,喜欢寄情山水的柳宗元,很可能走过潇贺古道,沿古道去寻古探幽。一座座凉亭,也许有他驻足歇脚、寻觅亭中诗文楹联的目光。只不过,当一生命运多舛的他,站在凉亭北望长安时,内心的凄凉与酸楚,又有谁知?

在徐霞客《楚游日记》里,这位见多识广的明代旅行家,对古道沿线“绵密”的松树赞赏有加。他还专门记录了一座凉亭——应丰亭。明代中叶,王氏家族在祭祀舜陵的大道旁修建了应丰亭,供行人歇息。明崇祯十年(1637年)二月二十三日,徐霞客因大雨所迫,在该凉亭投宿,并记载了这个故事:“王氏,世家也,因建亭憩行者,会发乡科中乡试,故遂以路亭为名。是日止行三十五里,计时尚早,因雨湿衣透,遂止而向薪焉。”

清代道州人何绍基(1799—1873年),擅长写诗,书画了得,其书法被誉为清代第一。潇贺古道凉亭上面经常写有楹联,江永县的水云亭和江华县的清胜亭,就分别有何绍基手书的两副楹联。《永州府志》《江华县志》《江永县志》等对此都有记载。可惜两座凉亭早已荡然无存,楹联也不知所终。现在谁也不清楚,当年何绍基究竟给凉亭写了多少副楹联……



双屋凉亭原有东、西两座凉亭,东亭已毁,现存西亭——种福亭,为湖南现存最古老的凉亭。

## 4 湖南现存最古老的凉亭

上世纪80年代,父亲退休后,在离双屋凉亭东边约800米处,建了一处小宅院。我家搬到这里后,我便有时间近距离接触双屋凉亭了。

如果从潇贺古道最北端的道州古城往南数,双屋凉亭原本是第二座凉亭,因为第一座凉亭——猪婆洞凉亭早在1958年被毁,所以双屋凉亭就成了古道幸存的最北端凉亭。该亭始建于秦代(后有多次修缮),也是湖南所有凉亭中最古老的,已被列为国保单位。

双屋凉亭位于道县营江街道和万家庄街道交界处,因过往人流量大,原本建有双屋凉亭,一东一西,相距十余米,故称双屋凉亭。目前东亭已毁,西亭完好,叫种福亭,离最近的村庄约5里地。

有一次,我去双屋凉亭拍摄,碰到一位叫王龙智的81岁老人。他回忆说:“小时候,双屋凉亭内左右两侧有石凳供人休息,还有两个大石头水缸,有专人挑水、烧水,供行人免费饮用。行人草鞋烂了,可以随便放置一点钱,自取亭里的新草鞋穿。我和小伙伴在山上放牛、捡菌子、砍柴火,渴了就跑过来喝水。在山上放牛时,一听到哨声,就飞奔到凉亭,生怕错过新媳妇的花轿在此停轿。错过,就抢不到新郎官撒向凉亭的糍粑、糯米和喜糖了。凉亭摆摊卖的,有香花生、糖果等多种小吃。夏天还有几分钱一碗的凉粉。每天过路的行人蛮多,凉亭就像农贸市场一般热闹。这小小的凉亭,摆摊收入能养活一家三四口人呢!”

现在,通往双屋凉亭的道路已是荒草丛生,泥深路滑。亭由砖石砌筑,

抬梁结构,硬山顶,马头墙,小青瓦覆盖。亭内屋顶坍塌,小青瓦碎了一地,上面还有“种福亭”的刻字。亭内墙上镶嵌的碑刻仍在,落款是大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表明该亭是当时重修。碑刻提到了“兼买义田”,义田一般是当地慈善人士捐助的,就在凉亭旁,产出的粮食或蔬果免费供应路人,或拿出一部分给在凉亭帮忙烧水、编织草鞋的当地乡亲做回报。双屋凉亭的修建与维护,是过去凉亭的通常模式,都是乡村善人捐资修建维护。“修路铺桥建凉亭”,是过去人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下,乐意去做的几件善事。

在湖南,永州是现存凉亭数量最多的地区;而在永州,潇贺古道沿线又是凉亭分布最密集的区域。不过,永州和潇贺古道沿线的凉亭至今还没有确切数据。我在道县潇贺古道沿线做田野调查,统计到的古凉亭有29座。潇贺古道的道路功能日渐荒废,许多凉亭也自生自灭,渐渐消失在荒野中。

闲暇时分,我经常步行去家附近的双屋凉亭。看着这座历经风霜、残破不堪的凉亭,感慨不已。脑海里响起《送别》的歌声——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”

凉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无与伦比的。遗憾的是,潇贺古道上的凉亭,外表质朴,籍籍无名,很少受到外界关注。它们修筑在山野间,最后渐渐被废弃,又回归于山野。

(原载于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23年6月号,有改编。本版图片由作者拍摄。)

张逸云

八百里洞庭,以波光浩渺的自然风景和悠远缥缈的历史陈迹,构建特色分明的生态文化体系。众多写作者,藉以文字形式,表达洞庭湖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。

对生态的理解,儒家遵循“天人合一”“仁民爱物”,道家贯彻“道法自然”。人们崇尚自然、敬畏天地,推崇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的公序良俗、人与自然的顺应、亲和关系。周立波《山乡巨变》,实现了湖区生态文学书写的革命式突破,对乡村自然环境及人伦情怀进行高度还原,构建鲜活的乡村世界。小说以洞庭湖区清溪乡为背景,把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人性等各种关系集结起来,将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,艺术展现合作化运动新农村社会面貌,深刻剖析洞庭湖区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、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。

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,表现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,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,呈现鲜明的亲近自然、尊重自然、爱护自然、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,成为洞庭生态文学书写者的责任和担当。韩少功《山南水北》,记录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,人和自然的关系蕴含着人与人完美相处方式,诠释洞庭湖区人对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,把认识自我,推广为认识洞庭湖,认识更为广阔的天地。作品依旧体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“寻根文学”特质,刷新了洞庭“求索”文学艺术标高,在地域文化历史纵深挖掘和时代价值引领上,开辟了一片新天地。

洞庭湖生态文学叙事文本,长篇历史小说《柳毅传奇》(2019年12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)为不可或缺的模式,作品另辟蹊径,架空历史,注重洞庭湖生态背景的艺术把握,借助洞庭龙宫特定场景,塑造不畏强权、坚持正义、崇尚仁义、忠于爱情的艺术形象,大胆突破神话传说的局限与羁绊,赋予人物新的时代特征,通过柳毅的人生起伏跌宕,在爱恨情仇、血肉奔涌、灵肉震撼的生命体验和“厚植‘柳毅精神’的文化内涵,绘制出洞庭大湖地域文化艺术图谱。

新时代洞庭生态书写,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,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成就。洞庭湖作为气象万千的文化具象,历经岁月洗礼与沉淀,已经不再局限于物理意义故乡的理解或定义,已然为诸多写作者的精神原乡和坐标。潘刚强被称为“一个喜欢与大自然对话的人”,不畏艰辛,跋山涉水,探索发现,成就了散文代表作《与洞庭书》。张灵均散文集《我在洞庭等一片帆》,把洞庭湖标注为生命价值符号。传说“我的生命,就是一滴水的生命;一滴水,只有融入大湖,才能创造奇迹”的真谛。孟大鸣作为洞庭湖畔大厂文化书写者的代表,以“我”的目光和内心,领悟洞庭湖域大工业文化的特性及人的个性特色。冯六一散文集《水里的光》,给人深刻的启示:洞庭湖畔冰冷的水是最具灵性,水的透明,水面积聚着一种恒久的光源。这个理念,表现出洞庭生态的力量型哲学意蕴。丘晋梁散文集《锋利的寓言》,让洞庭之邻的纤道、清溪、湿地等事物,具有人的情感与温度,展示对天、地、水、人的悲悯情怀。葛取兵散文集《洞庭草木深》给我们共同的家国建起一座充满灵性的文学植物园,开创洞庭湖生态的意象与文学和谐和新的境界。周拥军散文集《一条江的喊》,不在简单图解家乡山水物产,而赋予其生命。笔下那些湖、苇、藜、台、岭、坑,经历沧海桑田,是一部鲜活、质感的洞庭湖的自然变迁史。

人类一旦踏过自然与文明平衡线,等于踏上不归之路。毫无节制地开发,滥用资源,暴殄天物,最终必将造成资源枯竭。

生态恶化是悬在人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城市化加速和工业化推进,短期利益驱使下的洞庭生态,令人忧心。先锋文学作家学群,以独特的艺术视野和语境,默然展开洞庭湖对观,在逃离、困惑、迷茫中,最终寻求精神皈依。他的作品于理性中见日月风霜、见生命的渴望初萌。

李新文为洞庭湖水域跨文体书写者,以“生态痛感文”强势崛起。《餐餐志》、《鱼在夜色里睡去》等作品,以冷峻笔触,表达对农村社会城镇化过程中无序开发、野蛮开发,破坏自然生态反遭自然界惩罚悲剧的深切忧虑和思考,流露出浓厚的生态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。

生生不息的洞庭湖生态文学,在新时代地域文化艺术表达上,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立场的飞跃与重构。在传承“自然美学”、“求索文化”、“忧乐情怀”以及“乡村叙事”基础上,注重艺术气象时代美学价值打造。沈念《大湖消息》,为新时代洞庭湖生态新气象代表作品,以浓烈的悲悯意识,万物荣辱与共的精神标识,描写了一幅情义相融、悲中有喜的人世间宏图景象。作品对洞庭生态失衡现状表示惆怅、忧虑和痛心,展开理性批判,将洞庭湖乡土、自然、地理、人文融为一体,探究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,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启示。作者以尊重自然,尊重生命的艺术逻辑,诠释自然与人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,唤醒人们守护好一湖碧水的生命自醒。